

857.63
101-6

懷舊集

何家槐 著
天馬叢書二八
尹庚 主編



857.63
101-6

857-63

901-6

2.

目錄

懷舊 ..	3
啞吧子.....	13
午夜夢回三千里.....	23
第一夜失眠.....	33
枇杷.....	41
母親.....	53
訣別.....	59

舊懷



3 0605 5893 3

33384

那時候我很孤獨，傻頭傻腦的，幾乎整日夜的都在家裏呆着。我的房子是在天通庵車站對過的一條小弄裏。那是一條陰沉沉的，不見天日的小弄。

房子四壁全是赤裸裸的泥牆，連粉刷也沒有粉刷，而且泥塊都已剝落了，到處都上了綠霉。下雨天滿地都是污水，黑油油的。天花板就是積滿灰塵的屋頂，瓦蓋也早已失修，風吹雨打全沒有一點遮攔。

我那時長年都掛着一條印花帳子。帳子很舊，花布上的花紋都已褪盡，只剩了隱約模糊的斑點。但我却很喜歡這條母親遺留下來的帳子，對於它，像對那條破棉絮的荷花被和那個繡着一雙金鯉魚的枕頭一樣，竟有說不出的愛戀和溫情。我在帳子上面，蓋着幾層黃色的舊報紙，兜住有點子風就往下掉的灰塵。在下雨天，我深深地裹着那床破棉絮，

聽着雨滴漏下屋頂落在舊報紙上面，差不多嘗味到了一種聽着雨打芭蕉似的心境。

我沒有什麼陳設，也沒有書，雖則空洞地放着一個書架。一張破桌子上面安着一盞煤油燈，顯出寒傖孤零的樣子。從那扇中間隔着幾根の木柵的窗子，透來的光線十分微弱，因為隔牆不到半尺遠，就聳立着一堵滿生荊棘的牆，並且還陰鬱鬱地遮蔽着幾行毛竹。

這條小弄還保存着這樣的古風，是很難得相信的；可是，我却的的確確曾在它裏面的一座土屋裏過了半年以上的蝸牛生活。在上海戰爭以前，那帶原是相當地熱鬧，所以這條陰慘的小弄，真可以說是塵市中的淨土。

我孤獨地過活着。沒有一個朋友，也不做一點事情，却就是這麼陰陽怪氣的，挨過了日又挨過了夜。除了翻翻舊報紙，咬咬破筆頭以外，簡直只是乾脆地賴在床上幻想。有時聽到淞滬線上的小火車起勁地吹着汽笛，我也會驟然地想起自己是在什麼

地方，可是只要汽笛聲一遠去，我的思想又會馬上離開塵寰，輕烟似的飄走了。

×

可是我也並非完完全全的孤身獨處，因為我也有幾個鄰居，雖則不是什麼走動得很勤密的，很合得上的朋友，却也不能算是陌路。

那是一個崇明婦人跟她的孩子們。她就住在我的隔壁，中間只隔一層薄薄的木板。她大約四十多歲，矮矮的，皮膚漆黑而且消瘦，雖則有點醜陋，却並不討厭。她永遠怕冷似的戴着一頂舊氈帽，老是瞪着眼，看去非常的膽怯可憐。

她們的房子比我那間還要來得狹窄，陰黯。在一張板鋪，一條木凳，一個泥鍋爐以外，就沒有轉身的餘地。全房子都瀰漫着一股潮濕的氣味，像一條蒸發着臭氣的陰溝，沒有一時一刻是乾燥的。在那裏面簡直黑黯得對面不能見人，如果講起話來，那只能聽到聲音，看到一個蒼白模糊的面部輪廓，像隔開一層濃霧似的。

(6)

開始我很討厭這個婦人，因為像狗娘似的，她竟有六七個餓殺鬼似的孩子。男男女女的，黑壓壓地擠滿那間小房。在應當吃飯而沒有飯吃的時候，就這個啼哭，那個號咷，鬧得人不能清淨一刻。他們的醜態是無比的，他們的襁褓也是無比的，生着瘡毒，養着疥癬，整日地鼻涕眼淚的，真使人看到頭痛。

『小烏鴉，你們催死嗎？』

在哭聲激烈地響起來的時候，以前我還是極力忍耐的，但以後却一聽到就罵，而且雷似的敲着板牆。

孩子們却依然繼續的哭着。

從一個小洞裏，我看見在朦朧的天光或者燈光中，顯現出那個漆黑消瘦的臉，在四周繞圍着飢餓的，皮包骨的孩子們，有的坐在地上，有的躺在床上，更有的站着。他們的手裏，全擎着發抖的木碗，幾個小毛頭，在灰黯中幢幢地搖動，哭聲震天價地響着。

『死母猪，你幹嗎不止住這些哭聲呢？』

我憤憤地喊着，猛烈地搥着板牆，故意地吐着口沫。可是這婦人却還是呆呆地站在孩子們當中，垂着頭，沒有撫慰孩子們，他不回答我，這使我尤其怒不可遏。

通……通……通……。

她究竟那樣獸着幹麼呢？

通……通……通……。

我憤憤地搥鼓着，思量着，有時簡直完全糊塗了。是的，她究竟那樣一動不動的獸着幹麼呢？

她彷彿是鐵石心腸，對於孩子們的哭聲，像充耳不聞似的，只是那麼呆呆的站在那裏，閃着那雙灰黯無神的眼睛，茫然的看着，似乎很堅定，又好像十分惶恐，不知應得怎樣對付她自己的親血肉。

隔了一會兒，那張漆黑的臉竟繃得緊緊的，看去似乎就要大發雷霆的樣子；但結果却又全臉鬆懈下來，跟着從眼睛裏也吊下了大顆的，晶亮的眼淚，她很悽惶的自言自語說：

(8)

『唉，叫我怎麼樣辦呢？你們來割我的肉……挖我的心吧……』

她哽咽住了，在發霉的牆壁上，燈光黯淡地照出她那顫抖着的影子。她的雙手拳曲着，有時却又無可奈何似的搔着頭髮。幾雙瘦弱的，像蘆葦似的小手，一齊地向她伸出，使她陷在絕望的，危難的暴風雨中。

這幅圖畫是夠淒涼的，它打動了我的心，在以往我曾看到過的那種一羣餓得慌了的小雞，圍着一隻老母雞啄啄待哺的情景，又掠過我的心頭。

這婦人究竟是靠着什麼來養活她自己，養活這些瘦骨嶙嶙的孩子們呢？

我深沉地思量着，思量着……。

終於我漸漸的不再憎厭這個婦人了，却一轉而生出了奇怪的好感，覺得她像個聖母。雖則孩子們還是那麼惱人的啼哭，那麼的醜陋討厭，但我却不再罵，也不再在板牆上搗鼓，對於自己以前的行爲，倒有點覺得歉然了。

×

以後上海戰爭突然的爆發起來，就是連我那樣睡獅子似的糊塗蟲，也給砲聲轟出那條陰沉湫隘的小弄，逃出那座棺材似的土房子。

在逃難以前我對那個婦人的憐憫也突然地增加了，覺得非最後向她說幾句話，道個永別不可。同情燃燒着我的心，悵惘也燃燒着我的心，使我鼓起勇氣敲着板牆喊：

『阿嫂……』

靜靜地沒有回答。從小洞裏，我看見那張漆黑的醜臉，那個瘦弱的背影。孩子們還是和往常一樣的，有的躺在床上，有的坐在地上，更有的站着。她也還是照常的站在他們當中，絕望地，茫然地，注視着那些倔強的，毫無憐憫的，向她伸出來的小手。

哭聲像旋風似的括着，像潮水似的湧着。

『喂，阿嫂……』

她驚訝地抬起頭來，神經質地傾聽着，却沒有

發現聲音是從那裏來的——她怕做夢也做不到，那樣罵過她，搥過板牆的人，會像這樣親密密的和和氣氣的叫她『阿嫂』的吧。

聽到手指敲着板牆的聲音，她才曉得聲音的來處。

『阿嫂，你不搬家嗎？』

『……』

她奇怪地聽着，沉思着。她雖沒有看見我的面孔，但我的聲音——充滿着同情和關懷的聲音，却已使她感動得滴下淚來。她躊躇着，雙手顫抖，彷彿驟然間有個黑黯的念頭閃過她的心頭，使她失了所有的力量。

她胆怯怯地說：

『不，先生——』

『那末你不搬嗎？』

『叫我們搬到那裏去呢？』

接着就是難堪的靜默。我聽見她深沉地——好像用盡全生命的力氣似地，嘆了一口氣。她的苦痛

是顯然的。

以後我就在匆促間走了，連舖蓋也來不及帶出，什麼荷花被，印花帳子，繡着一對金鯉魚的枕頭，都在匆促間割愛了。

但這無告的母子們却依然留着，依然在死的恐怖下留着……。

如今上海戰爭已經過了快近三年，我以前住的那座低陋的土房子，那條陰黯狹窄的小弄，早已變成了荒地，除了成堆的瓦礫，枯黃的野草，更不見別的遺跡。誰知道在這塊空曠的荒地上，曾經紮過多少兵，疊過多少次沙袋，交飛過多少鎗彈的驟雨，流過多少的鮮血，更誰知道以前住在那裏的陰慘窮困的人們。

在對面——天通庵車站那邊，現在新添了一座鋼骨的，揚着太陽旗的大營盤，可是我的舊居和我的鄰人呢？

啞吧子

在我自己的村裏，如果有人問起我最懷念的是誰，那我無疑地會說是啞吧子的。

我們一家三代都同啞吧子非常要好。在祖父還未去世以前，啞吧子就在我的家裏幫工。因為他非常忠厚，力氣又大，所以祖父特別的歡喜。一年到頭，他不斷的在我們田裏出入，從春耕，夏耘，秋收，一直到冬藏爲止，他都受着我們的傭僱。尤其是秋收的那些日子。他做得格外賣力，簡直沒有一樣工作沒有份兒的。

『啞吧子做起活來來，真像一匹公牛，那裏像人！』

幫工們都抱怨着他，因為他發瘋似的工作，着着實實的威脅着他們。他們是不論工作怎樣忙碌，都是心曠體胖的，一時停下來喝茶喝水，一時坐下來抽烟談天，硬在敷衍着日子。可是啞吧子却一心

一意地蠻做。他迅速而且敏捷地，從這畦上跳到那畦上，像春蠶吃桑葉似的割着稻子，一霎眼，就是一大塊。只有在吃的時候，他才坐下來喘一口氣，那時，他把一件滿是補釘的藍布衫當風敞開，微笑着，扶着從頭上一直流到胸毛中間的汗水。在忽忽地吃完飯以後，他就脫了衣服，彭冬一聲跳進一個水塘，從塘底翻起了混濁的泥水。在齊肚臍的污水中，啞吧子高聲地說起話來：

『啞——啞——啞——啞——啞——啞』

可是沒有人理他，沒有人懂得他的意思。這冷淡他倒毫不在乎，却飛快地跳上岸，濕淋淋的一穿上衣服就往田裏走，彷彿有什麼寶貝遺失在那裏似的。

聽到他那特別笨重的打稻聲音，那些坐在田塍上吞雲吐霧的幫工們，都笑着罵他：

『這啞吧子真是十足的奴才！』

祖父也是很會做活的，他把啞吧子看成自己的同志。在一天工作完了以後，啞把子回到我們家裏

來，那時祖父就拄着拐杖，親自去幫他卸下了農具，很慇懃地叫他坐，遞烟盒給他，還陪着他一同喝酒。

『多喝點，啞吧子，你很辛苦了，喝點子燒酒手脚就會靈活起來！』

啞吧子感激地，會心地微笑着。他的紅鼻子伸進酒杯裏面去，彷彿黃牛喝水似的豪放，但實際上他却只喝了一點點。如果再勸他喝，那他也會弄點小聰明，喝了一半吐了一半，搖搖頭裝喝醉了。

『你怎麼這樣的省？哈哈，你只有吃飯是第一，其餘都是不中用了，喝起酒來，怕還不及阿紫哩！』

祖父一面笑，一面順便斟了一杯酒給我，我就一口喝到底，還把它舐了舐。看到給我喝得精光的杯底，啞吧子又發出『啞啞啞』的聲音，看去十分的驚異。我故意在他的面前拿着杯子，炫耀着。他摸摸我的頭髮，拉拉我的手，模糊的燈光底下，展開滿臉的笑容。

啞吧子是獨身的。

他一個人住在我們村子盡頭的土地廟裏。那個廟宇已經破舊得不能居住，所有的佛像都倒的倒，不完全的不完全。不是四肢殘缺，就是面目模糊，最好的，也已全身斑駁，不容易辨認。啞吧子就住在那些佛像后面，他用破蓆子圍成一個帳篷似的圈子，在裏面墊着稻艸，蓋着一件舊簑衣，此外還有一條破爛不堪的棉被。

我時常找他玩去。家裏人雖則都跟啞吧子很親熱，却不高興我跟他廝混。他們用種種謊話來恫嚇我，說他那裏，有狐狸有鬼，但我並不害怕。啞吧子顯然是很歡喜我去的，他老是把我的抱上土地的肩膀上，叫我坐着。時常毫不客氣地就在那尊香火冷淡的，可憐的菩薩身上撒起尿來，害得他着急得只是亂跳：

『啞——啞——啞——啞——啞——啞』

他呼喊著，他的樣子很好笑。爲着使我離開那個倒了楣的偶像，他又把我引到土地廟后面的山坡

上去，同我賽跑打圈子。像一隻猴子似的，他時常爬上那顆大樟樹，搖得樹葉颼颼的響着，像驟然間發了大風。

『啞吧子，如果阿紫跌斷了腳骨，我就要你的命！』

性子暴躁的母親，老是這樣的責斥着啞吧子，但這忠厚人却只是傻笑。

啞吧子也時常帶我去看戲，在附近迎神賽會的時候。他使我騎在他的肩膀上，我的雙手幫着他的頭，他的雙手拉住我的腳。在戲場裏，他因為力氣大，雖則我騎在他的肩膀上，他還能夠橫衝直撞，而且一定要站在最靠近戲台的前一兩排。如果有人因着我遮住他們的視線，拚命地把他推擠，他就憤怒地喊着：

『啞——啞——啞——啞——啞——啞』

但有幾次因為抗議的太多，他也只得把我放在戲台的邊上，叫我緊緊地靠着台柱，他自己却仍然站在台前擁擠着。人家因為可惡他，往往把他那

頂不論寒夏都戴的氈帽撞到地下，像皮球似的踢來踢去，使他連拾也拾不起來。

他帶我去看戲的次數，是多到數都數不清的。記得有一次我故意瞞着他，偷偷地跟着同村的人回家，他以爲我失蹤了，着急得到處亂找，甚至連我外婆和所有親戚的那裏也都去找遍了，怕得很久很久不敢到我家裏來，破廟裏也不敢回去，却躲在戲場裏，像喪魂失魄似的徘徊着。

『啞吧子這樣忠心，不知有什麼好處，看他樣子，真是十足的奴才哩！』

不知怎麼的，以後這『十足的奴才』竟昏天黑地的荒亂起來，喝酒，賭錢。他把所有的工錢都化了去，不留一個小錢在身邊。他可怕地瘦了，做起工來也沒有以前那樣起勁。

但他還是受人傭僱。除落雨天或者其他不能做工的日子，他就來借點米去，一連幾日夜的，像死狗似的睡在那個破廟子裏，在那種時候，我也還是照舊的去看他，只是已經疏遠一點了。看到我去，

他的眼睛老是特別的柔溫。

我們最后的一次會面，是我進了初中的第二學期。記得那是一個天氣很壞的日子，落着春雪。啞吧子替我挑鋪蓋上碼頭去。路是很泥濘的，他跌跌撞撞的挑着，幾十斤重量彷彿完全把他壓倒了，如果，跟以前那種就是挑一二百斤也不在乎的光景一比，簡直會使人吃驚。那天他一路都是喘息着，時常歇下來，不管雪落得多大。如果有什麼涼亭，或者廟宇，那他簡直要坐一個爽快，才肯懶懶的再往前走，畏縮而且遲鈍。

一路他都沒有開過口，只有在到了江邊，看到那些木筏和帆船的時候，他才指手劃腳的喊着：

『啞——啞——啞——啞——啞——啞』

他那消瘦而且蒼老的臉上，透露出一絲傻笑，嘴唇也動着。鬍鬚上濺滿了口沫。他的眼睛雖則緋紅，却反而特別柔和，有光彩。他把我的鋪蓋送上船，又把我背過淺水沙灘，始終很滿意很神秘似的微笑着。

在船開出很久以后，他還手裏拿着扁担，和繩索，站着眺望，很遠很遠我還聽得見他那『啞啞啞』的聲音。

此后我就一直沒有見到啞吧子。聽說去年大旱的時候，我們鄉裏不時有搶大戶的亂子發生，這素以『奴才』見稱的啞吧子，也居然不甘落后，可是結果終於沒有吃飽肚子就死了。

那座破廟却還存在着……………。

午夜夢回三千里

雪降着。窗外的擾欄樹，怪響，風是這樣的鐵面無情。響得更怪的，是糊在窗上的舊報紙；因為風刮得太大，有幾處破了。雪從窗縫中飛進，落在冷了的泥竈，把鍋子，杯盤，全落成白色，以致雪片一飛到泥地，不曾經過融解，就馬上凍成薄冰了，踏上去會得吱吱的響。牆有點震動，天一冷，這些泥牆就灰塵凍裂，就滿是風吹得進的小孔。因為風雪緊，牆角的灰塵，滿屋的飛，彷彿外面的雪片。這種大冷天，住在四壁通風的茅屋裏，真是災難。

他冷得發抖。單祇冷，他還能忍受，實在說每年都有這樣的冷天，雪也並不是今晚纔有，就是再冷十倍也不足致他死命。使他發抖的是他精神上的沮喪，——一種永遠無法補償的悲痛。以後他已是孤獨定了，淒寂，困苦，在冷酷的生活的掙扎中，

(24)

再也沒有人可以分擔他的憂患。妻躺在地上，全身裹在白被單裏面，僵硬的雙手垂在兩旁。她的頭蓋着燒紙，焦黃的頭髮披在外面。蓆子是破的，一盞油燈，昏暗地吐着光焰，把屍身四周照成朦朧的風色。他的孩子坐在一條竹椅上，很奇怪的瞧着死屍，有時用小手撫摸，有時喊，有時微笑着自言自語：『媽媽睡熱了。』這孩子不信他的媽媽已死，看他的樣子，——其實誰能相信她已死了呢？

其實誰能相信她已死了呢？三天前的晚上，她不是還去掃過豬欄嗎？她那晚已經有病，可是仍然勉強起來，跑出茅屋。豬欄是在後面的一間小屋裏面，往那邊去，須得經過一條陰慘的衙堂，一個廣闊的院子。那晚也是雪，也是風，同樣刺心的，砭骨的寒冷，她回來的時候，彷彿已經凍僵了，她全身不住的發抖。把掃帚隨便一拋，馬上躲進被窩，呻吟得怪淒慘的。那情形曾經使他非常喫驚，因為不論那一晚，在掃完豬欄以後，她必定要先洗手，勻臉，吐一吐從豬欄中得來的穢氣。

也是老規矩，勻過臉以後，她纔從隔壁擎過那隻破舊的馬桶，預備他半夜起來小便的時候，免得受凍。他睡覺以前，她老是預先生起火籠，把被窩烘暖。他睡好以後，她又照例的泡好一碗濃茶，擺在一條他能手及的小凳上面；再從煙孔去取出旱煙，把旱煙筒給他，替他點上火。在他吞雲吐霧的時候，她還得忙忙碌碌的照遍爐灶，看看有沒有火種留在那兒。他彷彿還聽得見火鉗，火鏟，木杓的聲音，掩過她踏在松枝上的急響。經過這許多手續以後，她纔嘔一口長氣，坐下來把孩子脫掉衣服。他的孩子祇有五歲，無人照管的時候，老是坐在灶下，像貓兒似的躺在稻草上面打盹。——然後她自己纔慢慢的坐進眠牀。瞧着他喝茶，吸煙，彷彿很羨慕他的閒情逸致。有時她也說幾句，但大部分時間卻是靜默的，像在永遠思想着某件心事。她非常警醒，差不多整夜不睡；有時偶爾一合眼，也很容易醒，就是雪風吹過的時候，門上剝啄的一聲，也能夠使她夢魂不安。他時常笑她，因為他自己，雖

(26)

則白天也是夠操心的人，晚上卻睡得很濃，發出那樣沉重的鼾聲。這些情形，不是仍然這樣清楚的在他眼前？這些聲音，不是仍然這樣清楚的在他耳際？但如今他已是孤寂定了。淒寂，困苦，在冷酷的，生活的掙扎中，再也沒有人可以分擔他的憂患。

×

發着抖，他的手籠在袖子裏面。雪來得更急，風是這樣的鐵面無情，窗響得奇怪。從破報紙的小孔向外望去，是串串的白雪，在昏黑中迴轉，衝破狂風偶住時的靜寂，可以聽到那條陰慘的小弄，響着噠噠的靴聲，在那凹凸不平的，泥滑的石子路上。

『你看，媽媽坐起來了！』

他一怔，這孩子的話有點奇特。一陣抖，一陣麻木似的寒冷，他的眼前立刻變成了模糊。他分明聽到索索的，扯開白被單的聲音；分明看見他的妻全身雪白，像一塊木板似的豎了起來，手裏擎着那盞昏沉地吐着光焰的油燈，一雙蒼白的眼睛從下面

臉看着，他當她走過面前的時候，——那樣的呆鈍可怕。她並不在他的面前站住，卻慢慢的，慢慢的向着竈下走去。他聽到擦火柴，松枝爆裂，茅草的燃燒。火雖則燃得很亮，卻不覺得熱，看去像磷光，發出青蒼的顏色。於是她又像塊木板似的移到灶前，從滿是塵埃的那條索上，取盛着隔夜冷飯的竹盞，把冷飯倒進鍋子，她拌飯拌得很快，有時猛然的一下敲着鍋子，彷彿有點憤怒的樣子。接着是舀水，蓋鍋子，水在沸騰——卻不見冒出熱氣，一陣陣散出來的，祇是寒冷的陰風。

『你可愛喫脂油飯？——』

又是一怔。這聲問，是這樣熟識，卻又是這樣生疏！他記得時常聽到這聲音，溫柔的，體貼的，在冬天的晚上；可是又像從來沒有聽過這種聲音，短促的，冷酷的，沒有後音的，彷彿突然乾涸了的一條急瀑，不留一點兒痕迹。他祇迷糊地記得有人問他，有人向他發出一個啞了的，給阻梗住的，陰沉的聲音，可是他不懂，而且記不起那是什麼意

(23)

思，他想說話，舌根冷；想動手，手冷；想舉腳，腳冷；——他覺得全身解體了似的，可以聽到自己骨骼碎裂的聲音。這真是奇怪的，可怕的寒冷，不外是風雪的緣故。而且妻是這樣分明的站在面前，全身穿得雪白的，彷彿不住地走動，卻聽不出一點點聲音，除了使人發抖的陰風。他看見她坐在一隻馬桶上小便，那種唏唏的，斷續的聲音，使他的皮膚起粟。他又聽見她咳嗽，生火籠，泡茶，替他找到了煙筒，似乎還嗔怪他說：

『我最恨吸煙，卻嫁到一個吸煙鬼！』

一隻尖瘦的，魑魅的大手，突然向他的前額一擊，彷彿抓破了他的靈魂，他感到徹骨的寒冷。在一陣昏迷中，似乎死了的並不是妻，卻是他自己。他看見靈幃，自己的屍身，昏黯的油燈，棺材，觸鼻的香烟。但又似乎自己並不是躺在地上，直挺挺的裹着白被單，像妻一樣，卻在瘋狂的，冷風的慘號中，走出茅屋，耳邊儘是響着妻子的哭聲。他走過奈何橋，看見橋下是片發磷光的，鐵青的河水，

照出自己枯了的骨骼。他又經過正在沸着的油鼎，陰森森的修羅場，峭拔古怪的鐵釘山，卻都沒有留下什麼印象；最使他奇怪的，是半途上忽然一陣陰風，一個黑影從雲端落下向他猛喝：『慢步，你怎麼可以獨個子走？』他全身發抖，卻不知道怕，祇覺得那個影子，從此就永遠跟住他不放。走過望鄉臺以後，他不知怎的又回到家裏。悄悄地，他彷彿聽見自己推開木門，以及一陣冷風跟着吹進茅屋的聲音。在牀鋪前，有張灰白的桌子，上面供着冥銀香燭一類的東西。妻同孩子全身都是穿的雪白的，眼紅紅的站在桌旁，那孩子似乎還穿着草鞋。『請你爸爸坐上位，解差坐旁邊；不要動凳子，寶貝，解差喫不穩，他要打你的爸爸呢！……』他聽見妻說，看一看自己身旁果然有個墨黑的影子，眼睜睜的瞅住他，向他一陣陣的囂着陰風。開始他還是發呆，可是猛然他記起半途上的那一聲喝，那一下猛擊，怕得大喊了一聲：

『哦，救我！』

×

雪降着，窗外的櫻欄樹怪響，風是這樣的鐵面無情。響得更怪的，是糊在窗上的舊報紙，因為風刮得太猛，有幾處破了。從破報紙的小孔，向外望去，是串串的白雪，在昏黑中迴轉。衝破狂風偶住時的靜寂，可以聽到那條陰慘的小街，響着噠噠的靴聲，在那凹凸不平的，泥滑的石子路上。

他冷得發抖。一陣劇烈的痙攣，很怪的，他竟從昏暈中醒了回來。他重重的歎了一口冷氣，睜開眼睛，妻還是躺在地上，全身裹在白被單裏面，僵硬的雙手垂在兩旁。孩子也仍然坐在椅上，很奇怪的瞧着死屍，有時用小手撫摸，有時喊，有時微笑着自語自言：『媽媽睡熟了。』四周是這樣沉寂，除了挑水的人走過石子路時，簡直聽不出一點聲音。什麼擦火柴，敲鍋子，小便的聲音；什麼奈河橋，望鄉臺，油鼎的影子，這時全消失了。他模糊地記着昏迷中的經過，彷彿一個人死了以後的魂魄，在午夜，從三千里外夢回家鄉的一樣。

第一夜失眠

天鬱熱，雖則剛才落過一陣雨，可是我睡在牀上，還是渾身是汗的，像蒼蠅黏在膠紙上似的黏在蓆上面。

我從小就是瘦子，卻怕熱得很，每晚總要坐到三更的才肯睡覺。那時我們乘涼的地方就是天井，一用完晚飯，小舅母馬上排好兩條櫈子，在上面架了一塊又長又光滑的木板，當我露天的牀鋪。木板下面每晚都生起了蓬蒿，趕蚊子，那香氣我是永遠記到的。

那夜我們去睡的時候，已經半夜了。

外邊有雷聲，卻是無孕的燥天雷，不會有雨的。這種欲雨不雨的夏夜，熱得特別古怪。

我睡不着覺，儘轉着各種念頭。尤其是對面鞋匠打老婆，隔壁小寡婦上吊兩件事，使我不斷地想到。我睡在外祖母一頭，靠近窗子。透過方格子，

(34)

可以看到黑的天，陰黯的廂房，空洞的天井，獅子山的黑影巍巍地聳在天際，似乎就在圍牆的外面浮動。

脚後的外祖父似乎早已睡着了，因為我聽到他那沈重的，急促的鼾聲。他每晚總是落牀就睡，心寬體胖的，彷彿毫無掛慮的樣子。在白天，他也祇躺躺藤椅子，抽抽水煙，看看隔了好多天的舊報，或者治家格言醫藥常識一類書，連蟲也不會捉一個的，跟長年勞苦，長年牙痛，長年失眠的外祖母全然不同。

因為外祖父好睡，他們每晚都很少談天，除了有特別重大的事。但那晚，在朦朧中我忽然聽到外祖父的聲音：

『小如長年寄住在我們家裏，我想總不大妥當。』

他平時說完一句話，總要吐一口痰，那晚也是的，我聽到他那連串的咳嗽。

『那倒不見得，我們又沒有什麼吃的，除了青

菜白米飯。』

『青菜白米飯也不容易呢，在這年頭！』

『穀快吃完了，這是真情。可是梅仙生過小如就死了，一個兒子換個娘，總該把他養大吧？』

『那當然，不過——』

『又怎麼說？』

『不過迪生自己也還過得去，近來坐坐館，一定可以積蓄點了。我想他不應該續了絃，就把前妻的兒子完全不管，我們那裏負得了這個擔子！』

『但總是我們的後代，無論如何。』

『你老是這麼庇護女婿，小如究竟是他自己的兒子，我們難道要養兩代嗎？』

『……』

談話突然中止了，在濃重的黑黯中，我祇能聽到外祖父的咳嗽。

天彷彿愈過愈熱，窗子雖則錫開着，卻沒有風。全房漆黑的，衣櫥，桌椅，蠟燭臺，都祇能看出一個模糊的輪廓。在屋角放有一隻尿桶，從那裏

傳出蚊子的聲音，那聲勢的洶湧，像一羣正從蜂窠逃走的毒蜂，使你自然而然的，起了遍身奇癢的感覺。有時還可聽到老鼠咬着點剩的蠟燭，簌簌簌簌的，非常難受。

我祇能靜靜地，假裝地躺着，連動也不能動一下，否則會使他們吃驚與難受。因為滿房是蚊子，帳子是垂下來的，那厚得可怕的布帳，尤其使我窒悶。

『並不是不愛外甥，何況小如是乖孩子，祇是我們近來也不大寬裕……』

『我知道。』

『那末我們該怎樣處置他呢？』

『……』

又沒有話了，連外祖父的咳嗽也停止了，全房陷入了深沉的靜默。

我機警地聽着，憂鬱地想着，完全不像一個小孩子。彷彿輾轉在萬鈞的重壓下，我簡直不敢透一口氣，轉一個身。在以前，在外祖母的寵愛下，我

從沒有想到自己的處境，自己的零仳；自己是在親戚的屋頂下過活，在這屋頂下的人，不論怎樣親密總免不了有幾分外親，這難堪也在那一晚我才深切地感到。我怨恨父親，怨恨外祖父，卻感激我那始終慈愛的外祖母。

那一夜，我完全沒有睡成，第二天卻一早起身了，頭昏昏的。不洗臉，也不吃早餐，祇發怔似的坐在門檻上想。我像突然間失了憑依，像拋在大路上的孤兒，又像吹在半空的樹葉。本來對我異常親密的一個家庭，似乎突然之間變成生疏了，每一個人，每一樣東西，就連那座道貌岸然的獅子山，看去對我全懷有一種惡意。而且更怪的，走出那間我在裏面睡了幾年的房子，我竟生出一種離開一座小客棧似的，悲涼寂寞的心情。我的確是早熟的。

『你難道沒有睡好，小如？』

外祖母看見我呆坐在門檻上邊，很掛心似的問我。

『不，外婆！』

『可是你的眼圈很紅呀！』

『可是……那是……』

我突然投身到外婆懷裏，口吃的，很傷心的號
哭起來。

枇杷

自己最愛吃的水果，除了梨子，就是枇杷了。

這種嗜好完全是與生來的，彷彿在娘胎裏，就已學會了吃梨子和枇杷的本領，一點也用不到什麼訓練，不像吃橄欖或香蕉的那樣麻煩。

在年輕時候，梨子是吃透了的，因為好幾個親戚家裏全有，每到梨熟的時節，我就帶領着堂兄弟們，分頭去吃個痛快。這裏住幾天，那裏住幾天，好容易就把一二個月在梨樹下面混過去了。回家來也絕對不會空手，不是滿籃，就是盈筐，算是親戚們對我母親的餽贈，但結果還是被我這個『梨種』代吃了的。而且等到梨市快完的時候，親戚們又把一些被鳥啄過的梨子送來，他們說這是最末一次的『嘗味』。那種梨子雖則有點兒爛了，却是最大最甜最香，最能引人流涎沫的。

枇杷却就來路狹窄，難以吃到了。我自己家裏

是從來不種菓樹的，親戚家裏又剛好缺乏枇杷；市上雖則可以買到，門前也時常有小販挑着叫賣，但母親從來捨不得買一次。她說茶飯是少不了的東西，水菓却是毫無用處的，如果吃出癮來，那就只有受凍受餓。勤儉是家裏一直繼承下來的教訓，祖父是連孩子們要一個銅子買一個燒餅，也是要把他的那根拐杖打斷才甘心的，父親也對浪費主張絕不容情的人。因此不論怎樣口饒，也只能嚙嚙口沫算了。

我想最苦的，是看到一樣心愛的東西，却不能得到手時候的焦急。這種經驗，我在枇杷的身上，嘗得很透。原來我跟母親是睡在樓上的，只要窗門一開，就可以看到世遂媽園裏的一樹枇杷，一架葡萄。葡萄倒沒有什麼，枇杷却使我神魂顛倒了。別說看到那纍纍的，金黃色的菓子，就是在那些菓子還是青色的時候，我也是晚上睡不成覺的。夜裏老是不安地做着夢，覺得自己早已飛出窗外，爬在那株翠綠色的樹上，在密層層的葉叢中摘着枇杷，

因為是瞞着園主人和母親的，所以全身顫抖着，在甜蜜的快感中夾雜着偷竊秘密的恐怖。及到醒來，我老是迷迷糊糊的搖醒母親說：

『媽，我做了夢來。』

白天工作得疲倦了的母親，只含含混混的應了一聲『唔』，馬上又沉在酣睡中。但我忍不住不把心中的祕密告訴人家，因此在極度的興奮中，我又用蠻勁搖醒了她。

『幹嗎不好好睡覺？』

她有點惱了。

『我睡不着……媽，你聽狗叫得多響，恐怕有人在世遂媽的園裏偷枇杷，而且，我剛剛做了夢來……』

『人家偷枇杷和你有什麼相干？』

『可是，媽，明天我們買點枇杷吃吃，不是好嗎？』

『不要發癡，如果再談得高聲一點，爺爺準會爬起來敲斷你的腿子！』

這種說話是不止一次的，有的時候我竟一連幾夜的把母親吵醒，這糾纏使我失去了一部份母愛。祖父的嚴酷着實使我害怕，他把只偷了幾個銅子出去買桃子吃的小叔父追着打的情形，是清清楚楚地印在我的心頭的，雖則那時我還只有七歲。他視錢如命，吝嗇是他的第二生命，跟俗語說的一樣，看一個錢簡直像看一個箬帽的，覺得它是碩大無比的樣子。但雖是這樣，我却還是耐不住，不跟母親談些夢話，不管睡在隔壁的祖父會不會聽到，因為不這樣簡直無以自慰。

不知是在晚上聽到了我們談話，還是覺察到了我在看到枇杷擔子時候的貪饞情形，祖父老是憑空地在吃飯的時候說：

『現在要吃枇杷，以後不是要吃人參了嗎？』

雖然話是帶着諷刺的，他的臉色却陰沉得像雨天雲霧，整個臉像豬肚似的掛下來，眼睛像酒杯的突出眼眶。

『不要吃飯，還是吃枇杷的好吧。』

聽到這些話，父親也是非常嚴厲的看着我！彷彿我犯了什麼過錯，否則祖父決計不會這麼說我的——因為祖父是家主，他的話自然是聖旨！

母親却掩着筷子，向我白白眼，叫我識相點跑開去吃。

那種時候我幾乎想哭了，如不是哭起來更要受打挨罵。在家裏，小孩子是不能訴苦的，服從是他們的義務，是他們得到大人垂憐和撫愛的代價。因此每次我挨了罵，只自流淚，雖則每次都是受着白冤枉，並沒有一點理由。

可是事情終於發生了。

因為想吃枇杷，而又吃不到，所以我的渴望每天都在增進。聽說婦人懷孕時，最想吃東西，想這樣，想那樣，彷彿口裏不咀嚼就難過活。害癆病或者傷寒症的人也是這樣，愈難得到和愈不能吃的東西，愈想要。我曾親眼看過一個傷寒症的患者，在他剛會起牀的時候，就想吃鱸魚，但被醫生所禁止，因此他想法偷到了大吃一頓，竟致送了性命。

(46)

我想我那時想把枇杷的熱烈，怕比這個病人還要過分一點吧。

一整天，我都不離樓的呆在窗前，眺望着那株枇杷。那金黃的顏色，像變成無限大似的，簡直浮漾到我的眼前來了，一伸手彷彿就能摸到那些成結成串的菓子。我回想着夢境，描摹着吃枇杷時的滋味：又多水，又甜，剝皮，吃肉，去核，是拋了一個又來一個地……我開閉着嘴巴，神經質似的笑着，津津地舐着嘴唇，肚裏彷彿有蟲在爬，那樣的難受。有時想呆了，我會自言自語地說：

『甜吧，甜吧？』

接着又用勸導或者責備的口氣說：

『怎麼不檢黃一些的吃？那個有蟲，而且還是酸溜溜地！』

那樣地想着，突然地一個念頭閃過我的心頭了——還是去偷吧。

開始還以為這種念頭是可恥的，愚蠢的，但結果却認定試它一次也沒有關係。而且像得到一個絕

妙的計策似的，嘆了一口氣，得意洋洋地搖頭。於是我仔細地觀察起來：那樣進園，那樣爬樹，要那樣才不會被人看見。

園門是長年緊閉着的，但我看見近門的地力，有一個牆缺，上面生着狗尾艸，時常有一種很可怕的，俗名水骨蟲的蟲類在牆上爬。平常我很怕那種蟲，一看見就會起跳，但這次我却沒有想到這層。

『在樓上半天，你做些什麼事？』

祖父在走廊上碰到我，敲着拐杖問。那根竹竿他是時常帶在身邊的，說那是點金的財神棒，所以他老是把它碰碰的敲着磚地。

『在父親的舊書箱裏找本舊書。』

『那才好，不過你可不要把書箱翻亂。』

他說着還笑了一笑，這是難得的。只有聽到讀書一類的話，祖父才歡喜，因為他自己雖是由貧農出身的富農，可是他要我們讀書，因為他說一個家庭要繁榮，不但要耕，而且要讀，讀書是跟買田置

(48)

地一樣重要的。

看到他脾氣還好，我鼓起勇氣向他要求：

『爺爺，讓我到外邊玩玩。』

『去吧，却不准鬧事，闖了禍回來，得提防你的腳骨！』

我連聲應是，拘拘謹謹的走向大門，彷彿很聽話似的。但一走出門，我就拔着腳跑了。世遂媽的園子就在我家後面，橫過一條小巷就是那扇陳腐的園門。我把它輕輕一推，希望它會倒掉，但沒有用。於是慌忙地向周圍一望，看見沒有人，園裏也是靜靜的，使我鼓起了勇氣。牆十分低矮，爬進去倒很容易，可是爬樹却是困難了。

經過了許多曲折，我終於達到枝頭，隱在樹葉中拚命的吃，沒有一點選擇的，差不多連皮帶核的，只要是枇杷就放進口裏，咀嚼也忘掉了，一骨碌吞下肚去就算，會不會生病更是計較不到。甚至有蟲的也吃進去了，那種急性的吃法，我現在還能如同親身經歷似的回想起來，彷彿肚裏滿是枇杷

錢，枇杷汁似的，膨脹得非常難受。

正當吃得過癮了，預備下來的時候，忽然聽到世遂媽的聲音……

『是誰呀！是誰呀！』

本來我已有一隻腳伸出茂密的枝葉外面，聽到這聲音一慌，連忙想把腳躲回，但一個落空，嘭啦一聲的跌下來了。

傷勢自然很重的，因為我一連幾天不還魂，只是昏沉沉的睡着，覺得遍身都十二分疼痛。醒來的時候，看見祖父和母親都坐在我的牀前。

『他腳上扭傷了一塊骨頭，再想法替他醫醫才好。』

祖父嚴厲地，野蠻地看着母親：

『你替倒門楣的兒子醫病？這點錢寧願拿來吃飯！哼，這次不跌死……』

他哼着，敲着竹拐杖，憤憤地走開了。因此母親再不敢提一句請大夫的話，隨我自己痛得死去活來。她雖則愛我，但在祖父的嚴威下，敢多說一句

話嗎？

在牀上睡了幾個月，我才能起來，多謝天，雖則睡得什麼久，却還沒有爛了半個身體！可是那塊扭傷了的骨頭，却不折不扣地便栽跛了腳，變成了殘廢了。

那回不曾跌死真是奇怪的，我自己覺得不可思議，大約祖父也要不勝快快吧。

母親

看見一陣人穿得清清楚楚的打她身邊走過，母親亮着眼睛問 ..

『你們可是看火車去的？』

『是的，阿南嬸。』

『我也想去。』

『要去就去，又沒有誰阻止你。』

可是母親搖搖頭，她不能去，雖則沒有誰阻止。她成年忙碌，尤其是在收豆的時候。這幾天天一放光她就起身，把家事料理妥當以後，她又忙着跑到天井裏，掃乾淨了地，然後取下掛在泥牆上，屋簷下，或者枯樹枝中間的豌豆，用一個笨重的木槌打豆。

這幾天天氣很好，雖則已是十一月了，却還是暖和和的，像春天。

母親只穿着一身單衣，戴一頂箬帽，一天到晚
(54)

的槌着豌豆，一束一束的，豆非常乾燥，所以打豆一點不費力，有許多直像燈花的爆裂，自然而然的會裂開，像珍珠似的散滿一地。可是打完豆以後，她還得理清枯葉泥沙，裝進大竹簍，而且親自挑上樓去。這些本來需要男子做的事，真苦夠她了。

催，催，催，催，催……。

她一天打豆，很少休息，連頭也難得一抬。可是當她聽到火車吹了汽笛的時候，她就放下工作，忘神地抬起頭來，傾聽，閉着眼睛思索，有時還自言自語：

『唉，要是我能看一看火車！』

車站離我們家裏並不很遠，火車經過的時候，不但可以聽到汽笛的聲音，如果站在山坡上還能夠看見打迴旋的白煙。因為附近有鐵路還是最近的事，所以四方八面趕去看火車的人很多。

母親打豆的天井，就在路旁，村裏人都得經過她的身邊，如果要去火車站。一有人過去，她總要探問幾句，尤其打他們回來的時候：

『看見了沒有？』

『自然看見了，阿南嬸！』

『像蛇一樣的長嗎？』

『有點兒像。』

『只有一個噴火的龍頭，却能帶着幾十節幾百節的車子跑，不好奇怪嗎？』

『真的很奇怪。』

因為她像小孩子似的，不斷地問長問長，有許多人簡直讓她盤問得不能忍受：

『我們回來答不了許多的，阿南嬸最好你自己去看！』

『我自己？』

她彷彿吃了一驚，看火車，在她看來像是永遠做不到的事。

『是的，你要去就去，誰也不會阻止你！』

可是母親搖搖頭，她不能去，雖則沒有誰阻止。她一生很少出門，成年累月的給釘在家裏，像釘住了一樣。

在這呆滯古板，很少變化的生活中，她對火車發生了很大的興趣。那悠長的，古怪的汽笛，尤其使她起了遠遠的，不可思議的幻想，飄飄然，彷彿她已坐了那蛇一樣長的怪物飛往另一世界。不論什麼時候，一聽到那種聲音，她就閉上眼睛，似乎她在聽着天外傳來的呼喚。完全失神一樣地，餵豬她會馬上放下麥桶，洗衣服她會馬上放下板刷，在煮飯的時候，她也會立刻拋開火鉗，有時忘了添柴，有時却只管把柴往灶門送，以致不是把飯煮得半生半熟，就是燒焦了半鍋。

『你也是坐着火車回來的嗎？』

她問從省城裏回來的人。

『是的，阿南嬸！』

『火車跑得很快嗎？』

『一天可以跑一千多里，我早上還在杭州，現在却在這兒跟你講話了。』

『那麼比航船還快？』

『自然自然。』

『它是怎樣跑的呢？』

『那可談不上來。』

『哦真奇怪——』她感嘆着說：「一天跑一千多里路，如果用脚走，脚脛也要走斷了。這究竟是怎樣的東西，跑得這樣快，又叫得這樣響！」

『……』

跟她講話的人惟恐她魯蘇，急急想走開，可是母親又拉住問：

『你想我可能坐着火車去拜省城隍嗎？』

『自然可以的，阿南嬸，誰也不會阻止你！』

可是母親搖搖頭，她不能去，雖則沒有誰會阻止。她舉起木槌，緊緊地捏住一束豌豆，很想一槌打下去，可是一轉念，她却深長地嘆息了。

訣別

大約十二點鐘的時候，我跟父親走進租界路口的三清園。

這是一個很壞的飯館，不但齷齪，而且黑黯。說起情理來，和二十多年才來上海一次的父親餞行，是不應該照老例似的，仍然走進這家倒楣的小飯館，但身邊只有幾隻角子，不上這兒來，又能到裏去呢？

×

因為靠近北站，這家蹩腳的小飯館，生意倒特別的興隆。上車的三四等客人，很多的在這裏用飯。

我們進去的時候，幾乎已經沒有什麼空位子，所有的板桌上，全擺滿了飯菜，所有的板櫈上，也全坐了人。雖則是冬天，外面還正在落着大雪，括着大風，可是在這黑黢黢的『大蒸籠』裏，却仍然

(60)

異常悶熱。上這兒來吃飯的，有小工，鐵路上的搬運夫，殘廢的過路兵士，以及各種各式的浪人，全是骯髒褴褛，在薄明的亮光中看去，滿是黑漆的手和黑漆的臉，比較穿戴得整潔一點的雖則也有，却是很少。

大家興奮着，喧嘩着。有的成羣結隊地圍住一桌，高談闊論，有的却孤獨地佔據着一隻角落，摸弄着調羹和竹筷。一看到飯來菜來，這些孤獨者就不聲不響地埋頭吃了起來，那麼的神速，彷彿筷子一動就是一碗似的。在等着飯菜的時候，他們老是羨慕地看着人家的飯菜，貪囓地流着口水。如果他們等得不耐煩，給飢火燒得無法支持了，那就破口大罵着。生客是褻子烏龜的亂罵，老主顧呢，却直喊着跑堂的名字：

『小和尚，快點子，又不是燒大菜！……』

×

『我們吃點什麼菜？』

『隨你的便吧。』

父親很沮喪地回答。他這次到上海來原是一團高興的，因為我在大學結束了以後，他想來總可找到一個很好的飯碗，他的愛就可實現了，他享福的日子不遠了，誰料得到我却仍然蹙居在一個三層樓的亭子間裏，而且生活反而比較以前更不堪設想了呢！

我叫了一個骨醬鹹菜，一個炒肉青菜，再加上父親遠遠地從家裏帶出來的烤羊肉和熟鷄腿，居然也有『四點』了。父親把所有的菜都看了一遍，然後問：

『爲什麼不帶豬舌來炒？』

『這種飯館裏生炒很貴，不上算，我想還是留待自己燒飯時再吃。』

『你自己燒飯嗎？你還打算永遠的這樣生活下去嗎？』

『是的，外面吃還是太貴。』

『唔……』

父親沉思着。他不能了解我的生活，失望而且

(62)

困惑。他想，我如果想想法子。總不難找到一點事做，總不致過這樣艱苦的生活。但我却堅定地泰然地過着日子，毫不以這種生活爲苦，而且告訴他我有我自己的理想和主張，找到不妥當的職業，反而會害我的前途。而我的事業，却又是那麼艱難困苦，這使他萬分不解。

『這地方你吃得慣嗎？』

『不慣也慣了，其實這還算是幸福的，比我苦的人不知還有多少！』

『那倒不能這樣說，能夠舒服點，總得想法舒服一點的……你說東北淪亡，我知道；你說都市裏成千成萬的失業工人，鄉村裏有上億上兆的災民，因此你要犧牲個人的幸福，替大眾打開一條生路，這也是對的……可是你沒有想到「親親而仁民，仁民而愛物，」要「仁民」必得先「親親」呀……你的理想，是渺茫的，可不是嗎？……我勸你顧顧目前的自己和目前的家庭，如果上海找不到事做，到南洋或者北洋去吧。……你的娘死得太早，你沒有

奶吃，因此身體壞，現在應該生活得舒服一點……我相信你並不是找不到事做，只是那個理想阻止了你……』

他慢慢地，斷續他說着，眼淚顯然已經湧入了他的眼睛。父親是智識分子，感傷的氣味很重，但我並不怪他。他是愛我的，這個我很明白。而且他的確已經很老，他的頭髮和鬍子都已蒼白，牙齒也落掉大半，連爛熟的羊肉也已經嚼不碎了。他僵僵地坐着，雙手扶住了桌角。他的上身臃腫地凸了出來，大約是穿着厚棉襖，但下身却是單薄得很，一件長衫竟遮不住膝蓋。我看到他的膝蓋在抖，一陣擺脫不開情感，差不多使我失去鎮靜。

×

我們沉默着。我無聊地摸着筷子，父親的眼睛却注視着酒杯裏的高粱。他簡直沒有啜過一口，清冽的二兩高粱，竟沒有少去一滴。

就在我們的背後，自來水不斷流着，一個圍着圍裙的小孩子正在洗着碗筷。風雪從一條靠近自來

(64)

水管的冷巷中吹括進來，把黏在飯館壁上和掛在棟樑下面的乾肉皮蕩得亂幌，撞下一串串的灰塵，有的竟落在菜湯裏面，引起了一陣咒罵。老是開着蓋子的飯桶裏，也給風吹了一陣白色的雲霧。

聲音嘈雜地在各處沸騰。有的喊手巾，有的喊鹹肉，還有賣香瓜子的，賣小報的……跑堂的在板桌中間穿梭似地跑來跑去，口裏叫着肉絲黃豆湯，豆腐血湯，菠菜炒肉加辣……靠門的櫃台上，響着二十四錢，三百六十錢，四百五十錢的聲音……熱氣到處蒸騰着，臭氣也到處蒸騰着……。

一個醉漢拉着另一個醉漢的耳朵，在板上撞着頭，模模糊糊地咆哮着說：

『戳那娘，我要拉下你這小畢三的耳朵來生炒，這倒是一頓好菜！』

助熱鬧的聲音，跟着洶湧了起來，掩過了自來水的聲音，喊菜喊會賬的聲音，廚子猛烈地敲着鐵鍋子的聲音。甚至門外電車的鈴聲，也給埋沒了。

×

但父親全不注意到這些聲音，只在一個兵士厲聲地喊跑堂的掉換鹹肉，以及一個跑堂的慌急慌忙把那塊已經咬過一口的鹹肉，用着手指攞去換的時候，他才皺了一下眉毛說：

『不做事，也不結婚，在下等飯店裏吃飯，像這樣的生活，總不是久計。』

『照你說，又有什麼辦法呢？上海是滿街滿街的失業者，就是要找事也很困難，南洋和北洋也是一樣，那裏並沒有天國，何況我根本不想把職業來束縛自己，我能吃苦，我也該吃苦，我要犧牲自己的幸福，替我所抱的主張和理想奮鬥……』

『可是你的理想是空想呀！』

『不，爸爸，那決不是空想。』

『就算不是空想，可是也太苦，太不平安，你要知道我老了，你的晚娘也老了，你那裏能夠這樣一點不顧自己，也不管家庭？……』

父親興奮地說，手指敲着桌沿，發出一種聲音來。他的臉緋紅，眼睛也是血紅的，膝蓋抖得很厲害

害，那杯沒有動過一動的高粱，倒翻了，像小河似的流滿一桌。

『不，爸爸，請不要把家庭和婚姻來爲難我，我那裏不愛家庭，只是沒有辦法兼顧！』

『可是，可是，我實在不懂你的理想，實在不懂……』

父親再也不能抑制自己，他放下了筷子，一滴軟弱的眼淚，很快地滴進了那碗滾熱的炒肉青菜。他內心的衝突和掙扎，絕望和悲哀，都在這一瞬間隨着這滴眼淚迸發出來。

就在這時候，四等車的叫子吹響了，父親匆促地站了起來，一顆飯粒也不曾下咽的，就走出了飯店，看他那副堅決切齒的神氣，彷彿是跟我永訣似的。但聽到我急忙地跟着他走，他又悽然地回過了頭來說：

『不用送了，你有事，不錯，你的理想……可是我仍希望你能拋棄了那個渺茫的理想……』

廿五年三月十
韓文登人久



初版日期 民國廿四年九月，
發行者 韓振業
出版者 天馬書店（上海
北江西路海寧路北三六八號）
定價 實售大洋二角正
（奉中宣會圖書雜誌審查委員
會頒給審字二〇二七審查證）